

丹青与美食

■陈红玉

在中国艺术史上，有不少关于画家与美食的佳话。古代的苏轼，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等，都与美食有着不解之缘。其中，元代画家倪瓒与美食的关系尤为特殊。倪瓒是“元四家”之首，字云林，他撰写过一部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》。书中收录了大约 50 种菜肴和面点的制作方法，其中一道佳肴做法独特，以倪瓒的字命名，被称为“云林鹅”。清代诗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对倪瓒的美食极为推崇，云林鹅这道菜因而声名远播。至今有 600 多年历史的云林鹅已经成为苏州菜经典名菜。

近代画家张大千既是公认的国画大家，也是有名的美食家。但相比他的艺术成就，张大千更愿以美食家自居。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绘画技术与烹饪水平：“以艺事而论，我善烹调，当更在画艺之上。”对张大千而言，美食与艺术的境界是相通的。

在艺术创作方面，张大千采众家之长。他喜欢临摹前人经典，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。这跟他在美食方面的广泛探索不谋而合。张大千云游四海，采纳众菜系之长，创造了“大千菜”，据说每一道菜色香味俱佳。张大千对各大菜系的特点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。他认为，中国地广物博，各地的风俗和地理条件不同，因而形成了风味不同的美食与菜系。张大千根据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三大地域，将中华美食分为三个流派：黄河流域形成的北京菜系，以鲁菜为主，风味取之于陆；珠江流域包括粤闽等省，形成粤菜、闽菜，风味取之于海；而长江流域则沿江由成都、重庆直到江南，形成了川菜、扬州菜、苏州菜，风味取之于水陆兼备。

张大千还有不少与饮食有关的作品。在 1978 年《菜根香》这幅画中，所呈现的对象就是普通百姓日常饭桌上的蔬菜，如萝卜、白菜、蘑菇、茄子、冬瓜等。从材质上，看得出来食物青翠欲滴，非常新鲜，仿佛刚从菜地里采摘回来不久。画面旁边还题了一首石涛的七绝：“冷淡生涯本业儒，家贫休厌食无鱼。菜根切莫多油煮，留点青灯教子书。”在这里，清脆的白菜和鲜嫩的菜根，被艺术家赋予一种特殊的精神品格。

张大千画作钟爱果蔬食材，以《菜根香》命名的作品就不止一幅，同名作品至少还有 1968 年和 1979 年创作的。说来有趣的是，画家们不仅钟爱果蔬食材，连绘画作品的名字也一样，吴昌硕、齐白石等都有《菜根香》同名画作留世。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为。”这句传统儒家的

经典教诲，可谓是深入人心。这也是少有的适合画家通过绘画的方式来表达的儒家哲理之一。

齐白石一生喜爱画白菜，他还常以青白菜谐“清白”之音，以竹笋谐“蔬笋气”音，《清白传家图》画的就是四棵大小、深浅不同的白菜，白菜轮廓分明，干净、壮实、新鲜、水灵，带着泥土味道，画面充满了田园之风，普普通通的白菜也承载了画家清白传家的理想。

张大千的长卷《华山云海图》，是他送给当时北平名厨白永吉的。白永吉既是名厨，又是收藏家，被称为“一代儒厨”。白永吉经营的饭庄名为春华楼，坐落在现在北京西城区虎坊桥附近的和平门外五道庙路东，是当时文化名流云集之地。胡适、钱玄同、胡佩衡、吴镜汀等人经常出入此地。当时，坊间还流传着“画不过张大千，吃不过白永吉”的说法。基于对艺术和美食的共同爱好，张大千与白永吉相交甚深。张大千也是春华楼的常客，还经常在华春楼宴请朋友，《华山云海图》就是张大千与白永吉友谊的见证。

晚年的张大千还曾宴请张学良夫妇。为准备这次宴请，张大千走到平时作画的桌前，他并没有画画，而是提笔写下了一份菜单，上面都是他的拿手菜：干贝鸭掌、粉蒸牛肉、葱烧乌参等。张大千一口气写了大半张纸。这张菜单被张学良拿回去精心装裱起来，并特意在后部留白。第二年张学良邀请张大千在上面题字留念，张大千就在上面画了白菜、萝卜、菠菜，题名“吉光兼美”。张大千撰写的食谱《大千居士学府》，既是关于他最爱吃十七道家常菜的记载，也是一幅漂亮的行草书法作品。

张大千作品中透露着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美食的热爱。在敦煌写生期间，张大千还发明了许多运用当地食材烹饪的新菜。在张大千留下的一张菜单上，菜品丰富，有一道菜是“鲜蘑菇炖羊杂”。敦煌位于沙漠之中，新鲜食材相当缺乏，新鲜蘑菇从哪来呢？原来张大千发现住处附近长有野蘑菇，每年七月可采摘。他离开前画了图纸送给敦煌，工作人员视若珍宝，上面详细标明了野蘑菇的采摘路线、采摘时间及蘑菇的样子口味等。

在张大千眼里，美食与艺术不能分开。正如画家自己所说，一个真正的厨师与画家一样，都是艺术家。张大千就是通过他的绘画作品来展示日常之物，并以此来呈现百姓所见所闻所用所吃中的朴素之美。这或许就是他的作品让观者深深感动的原因。

张大千的创作经历启示我们，美食之境与艺



菜根香。■张大千 绘

术之境是相通的。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境界，常不离百姓日用。画家不仅在美食体验中获取灵感，还常在美食的体验中成就他们的艺术创作。画家对食物的体验，对味觉的敏感，也是他们对生活的洞察。这些与味觉有关的作品构成了中国画中一个独特的品类，其中的经典作品，铸造了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独特审美之维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雅俗共赏的醉酒闹剧

■王兆贵

梅派保留剧目《贵妃醉酒》，非常经典，常演不衰，至今仍让戏迷们沉醉不已。《红楼梦》中也有一幕醉酒闹剧，不过主角不是美人，而是一位叫焦大的老奴。乍一听来，前者大雅，后者大俗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可是，你若稍加琢磨就会发现，这两出醉酒闹剧，所漫溢出来的意味并无本质不同，都是在受到冷落后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。

《贵妃醉酒》的原始脚本，并没有现在这么雅，其中不乏轻佻谑浪的科诨表演。百花亭的筵席都摆好了，就等皇上驾到一块赏花饮酒，谁知等了老半天，万岁爷却在半路上驾转西宫，临幸梅妃去了。这让杨玉环又羞又恼，无奈只好引樽自饮。几杯下肚，醺然欲醉，以至放浪形骸，媚态浪语，俗得可以。后来，经过梅兰芳先生的精心打磨，才化腐朽为神奇，变得雅了起来。

杨玉环要酒疯是因为失宠。那么，焦大耍酒疯又为哪般呢？

在贾府上上下下众多人物中，焦大看是个卑微的家奴，但却是有些来路的。按照宁国府内当家尤氏的说法，焦大“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，得了命；自己挨着饿，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；两日没得水，得了半碗水，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马溺。”

照此看，焦大就不止是宁国公贾演的恩人和义仆，而且是大清国的勇士和功臣，即使不被树碑立传，也当供养起来。大约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焦大的功劳不仅未能改变身价和命运，而且随着老主人去世，渐渐被冷落下来，临到古稀之年，还要任人驱使。那一天，宝玉随凤姐到宁府宴游，见识了秦可卿的弟弟秦钟。晚饭后，原说是派两个小子送秦钟回家，外头却派了焦大。惹得焦大火起，趁着酒兴抱怨起来，调门越来越高，话也越说越难听。这让在场的主子们脸面下不来，于是就被捆起来，拖进马圈塞了一嘴马粪。想当年，为救先主喝马尿；现如今，反被后人塞马粪。闹到这步田地，究竟应该怨谁呢？从事件

发生的直接原因来看，首先要怪管家差遣不公，否则不会出这乱子。其次要怪焦大托大，受了点委屈就倚老卖老。若往深里说，那就不止是怨谁、怪谁的问题了。

“焦大骂街”这件事，在《红楼梦》中只是不起眼的一幕，但脂批却认为“真可惊心骇目”。事发现场的确如此：众小厮见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，唬得魂飞魄丧。可见焦大的话是何等震撼，以至于凤姐不敢听，宝玉不该听。何以至此呢？因为焦大的说词撕下了宁府的遮羞布，将主子们乱伦的丑闻公开化了，这对于一个“钟鸣鼎食之家，诗书簪缨之族”来说，无疑是极不体面的。所以，焦大骂声一起，宁府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道破丑闻身份的是书中的交代：“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”。作者有言在先，分明指证焦大所言非虚。

那么，事实如此就可随便嚷嚷吗？中国的道德传统一向讲究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。象宁府这种敏感的高层隐私，不要说下人，即便是族亲也不敢随便议论。心知肚明可以，公开说破犯忌。焦大虽然粗鲁，也应略知一二，否则不会扬言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再说咱们“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”。只不过，焦大对“这些不长进的爷们”的行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便数落数落而已。

事实上，贾府那点糗事，并非焦大一人知底，就连外头那个浪荡公子柳湘莲也有风闻。问题是焦大真的没有把自己当外人。他出言孟浪，着实刺痛了贾府中人的神经，但骨子里还是为贾府着想的。之所以牢骚满腹愤愤然，除去炫耀自己的功劳、发泄遭受冷遇的不满外，还有对不肖子孙的抱怨和谴责。联系到贾府被查抄时焦大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更能证明焦大以贾府为家的一片赤诚之心。

有学者考证说，焦大之骂，绝非仅在“伏可卿之死”，更多的是借焦大之口，表达作者自己的愤怒，批评圣上之薄情，感怀家事之不幸。俗话说，酒后吐真言。尽管贵妃与焦大是两个不同物种，但这两场相隔十万八千里的醉酒闹剧，还真有相通之处。



再展宏图 ■于海林



乌鸡变凤凰 ■郝延鹏



准备上市 ■鲁楠



过去与现在 ■祁雪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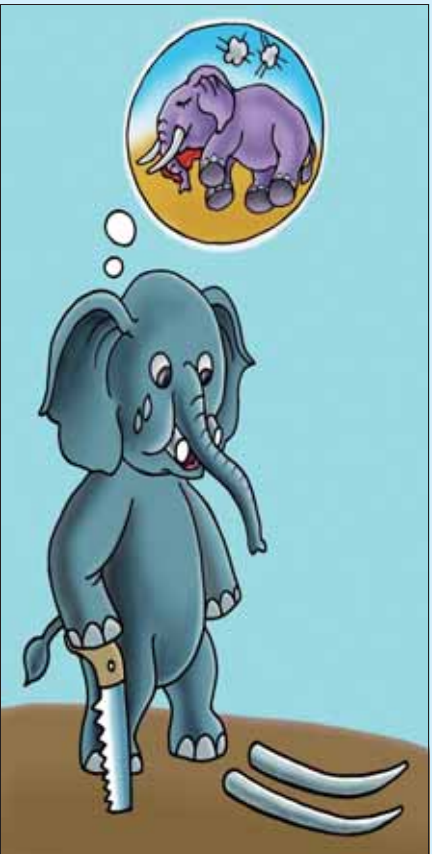
耗“视” ■蒋跃新



最后的栖息地 ■张昕



存货 ■蓝波



以防万一 ■乔维



可怜天下父母心 ■赵玉宝



一见你，就笑的人；一见，你就笑的人，都是对的人。 ■田志仁



小心陷阱 ■刘志永



冲冠一怒 ■魏道文



各有其宠 ■杨树山

